

中环杯《上海文学》短篇小说新人大赛

王蒙、铁凝、贾平凹、韩少功、陈村、迟子建任评委

获奖短篇小说集

主编 赵丽宏 金宇澄

魚吻

F I S H
K I S S I N G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魚吻

F I S H
K I S S I N G

获奖短篇小说集

主编

赵丽宏 金字澄

编委

张重光 徐大隆 张予佳 崔欣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鱼吻 / 赵丽宏, 金宇澄主编. —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0. 10

ISBN 978-7-5617-8170-8

I. 鱼... II. ①赵... ②金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00883号

鱼 吻

主 编 赵丽宏 金宇澄
责任编辑 阮光页
审读编辑 辛 莱
责任校对 王丽平
装帧设计 赵小凡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ecnup.taobao.com/>

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16开
印 张 13.75
字 数 202千字
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
印 次 2010年11月第1次
印 数 1-5100
书 号 ISBN 978-7-5617-8170-8/I·725
定 价 29.80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-62865537联系)

中环杯《上海文学》短篇小说新人大赛
评 委

王 蒙

铁 凝

贾平凹

韩少功

陈 村

迟子建

中环杯《上海文学》短篇小说新人大赛获奖篇目

一等奖

秦贵兵 《来凤街青年被杀事件》

二等奖

甫跃辉 《走失在秋天的夜晚》

项 静 《平行线》

商夏周 《暗扣》

林晓哲 《清白》

孙 频 《鱼吻》

佳作奖

神小风 《爱情公寓》

王 卡 《韭菜为她而长》

郑小驴 《怎能不忆西洲》

苇 子 《老虎拔牙》

吴洲星 《梅雨季节》

欧跃武 《婚宴》

许 艺 《寻找主人》

魏程程 《勇敢的马琳琰》

王 刚 《黑夜里歌唱的人》

何芳芳 《一个孩子的悲剧》

吉 又 《夜隐者》

柯剑晴 《狐》

序 雏凤清于老凤声

赵丽宏

收在本书中的短篇小说，是中环杯《上海文学》短篇小说新人大赛的获奖作品，共十八篇。这届小说大奖赛，因规定参赛对象是三十岁以下年轻人，在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中引起很大反响，大赛历时一年多，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短篇小说数百篇。参赛作品题材各异，风格纷呈，编辑部同人为之兴奋不已。这是中国的文学事业后继有人的有说服力的佐证。此次大赛，贯穿2009年，收到的参赛作品，有一部分先后在《上海文学》发表，引起很多读者的兴趣。感谢本届大赛的评委王蒙、铁凝、贾平凹、韩少功、陈村、迟子建诸位，始终关注这次大赛，仔细审读了入选参赛作品，并以他们卓然公允的眼光，评选出这些获奖的佳作。

获奖小说的作者，都是“80后”出生的文学新人，他们来自全国各地，有着不同的职业和身份，有几位还是在校的大学生。对喜欢小说的读者来说，书中这些作者的名字，也许还是陌生的，他们都很年轻，人生的履历未必曲折，文学创作的经验也不算丰富，有的还只是刚刚起步。然而他们的小说却值得一读，小说中塑造的人物神情各异，描写的生活和场景斑斓纷纭，小说的叙述风格也各呈异彩。读这些小说，不仅可以了解年轻一代文学创作者的风貌，也可以从他们的故事和叙说中感受当下的世风和世相。年轻一代所处的时代和环境，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，也为他们的想象力提供了自由飞翔的空间。我相信，读这些小说，可以让人对中国文学事业的未来产生美好憧憬，增添更多信心。

我以欣喜的心情为这本小说集作序，并很自然地想起李商隐的两句诗：“桐花万里丹山路，雏凤清于老凤声。”

2010年9月3日于四步斋

目录

序 雏凤清于老风声 / 赵丽宏 1

来凤街青年被杀事件 / 秦贵兵 1

走失在秋天的夜晚 / 甫跃辉 14

平行线 / 项 静 29

暗扣 / 商夏周 42

清白 / 林晓哲 63

鱼吻 / 孙 频 74

爱情公寓 / 神小风 93

韭菜为她而长 / 王 卡 106

怎能不忆西洲 / 郑小驴 115

老虎拔牙 / 苇 子 126

梅雨季节 / 吴洲星 138

婚宴 / 欧跃武 148

寻找主人 / 许 艺 154

勇敢的马琳琰 / 魏程程 168

黑夜里歌唱的人 / 王 刚 172

一个孩子的悲剧 / 何芳芳 182

夜隐者 / 吉 又 192

狐 / 柯剑晴 200

来凤街青年被杀事件

秦贵兵

早上五点钟，我坐早班车从城里回来凤。重庆城很大，分了好几个区，我妈在渝北区开店。高考考完已经一个多月，在乡里耍得一身磨皮擦痒。一天到黑不是打麻将，就是喝啤酒，偶尔赌钱。几个兄弟伙个个都从外地回来过他们大学第一个暑假。不要以为他们回来只是专门跟兄弟伙聚一下，顺便看看我这个落后分子，都是回来去女朋友家里尽义务的。收苞谷，收稻谷。等他们都去尽义务，我就上城里去住几天。妈倒是很开心，店里一天忙得要死，还一天三顿都回来给我弄水煮鱼，来凤兔，酸菜鱼，回锅肉，麻辣鱼，芋儿鸡，香水鱼，酸萝卜鸭子，来凤鱼，干豇豆腊肉；吃完这个还不止，还抓住一切机会要出去吃火锅，鸭肠王，鹅掌汤，鳝鱼锅，泡椒乌鱼，粥底海鲜锅，德庄，谭鱼头，秦妈，猪圈，骑龙，小天鹅，刘一手，过江龙，巴将军。天天这样吃，吃得我满嘴起泡，使劲蘸麻油也没用。吃的时候当然不是我们两个人。还有妈妈的男朋友。

妈妈长得又乖，三十八岁看起来跟二十八岁一样。不高，但是也不矮，不胖，但是也不瘦，皮肤又白，跟你打包票她只是画了一点眉毛，涂了一点口红。眼睛大大的，鼻子尖尖的，头发长长的，一看就是重庆女人。追她的人不是一个一个，是一群一群。这个男朋友长得也很不差，穿得也很好啊，都是我在刘幺妹的杂志上看到的（刘幺妹是我女朋友，长得跟明星一样，看起来比我还要癫），个子少说也有一米八，四十岁上下，不用费力就能看出年轻时候肯定让不少妹儿伤透心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对妈真是很好。差不多每天来都要带一样东西，玫瑰花，项链，玫瑰花，香水，玫瑰花，口红，玫瑰花，COACH，玫瑰花，路易威登，玫瑰花，高跟鞋，玫瑰花。前天晚上，他非说要请我们两个吃饭。妈跟我就随便穿一身去火锅店的衣服（重庆人去火锅店有专门的衣服。火锅店味道很大，穿又破又旧的衣服最明智）。在他的

建议下，我们在妈的店门口等。妈不喜欢我用他他他的称呼，她鼓励我叫他数数（叔叔）。大概六点半的时候，一辆BMW开了过来，悄无声息地停在店门口。我和妈一直望着他平时坐汽车来的方向，没有看见一身西装（这次是GUCCI）的他从BMW的驾驶座下来。

等老嘿久了唛？

我和妈吓了一跳，才发现是数数。

没有，没有。你哪个穿西装唉？不是去吃火锅唛？

不是，请你们吃饭哪个可能去吃火锅嘛？当然要去酒店的西餐厅嚟。反正我请客嘛，城头那个希尔顿。上车嘛。他们说城头就是渝中区。

妈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希尔顿，西餐啊？是不是很贵哦？哎呀，看我们穿的烂衣裳就出门咯，不好得嘛。要不等我们去换身好点的衣服嘛。妆都没有化！

没得事的，穿哪样都好看。他拖着妈的手，回头对我笑，闷冲，上车嚟。

哎呀，不得行。穿的太差啦。还是回去换件衣服嘛。妈看来是明白了情形。我坐后面，她坐副驾驶。他上车，准备发动车子。

把我先送回屋头去，不是我不去吃饭咯！

他笑得跟二十五岁的小伙儿一样，好嘛，好嘛。先回去换衣服。

我坐在后面感觉比他们两个小不了两岁。

妈妈穿完衣服的时候，已经晚上十点。我估计她把家底都翻出来并且大费心思地弄了半天，甚至可以看出她洗过澡，浑身香喷喷的。开往渝中区的路上，聊起了我考大学的事情。明天就发榜，成绩不高不低，重点线是上了，顺利的话，第一志愿电子科大应该可以。还聊到学费的问题。我告诉他们，我卡上已经有足够的钱上学，不用操心。

之后发生的事情，其实我坐在汽车上想起来已不再重要。重点就是，去了西餐厅，点了牛排，上了一道道的菜，刀叉棍棒解决所有的东西，直到最后上甜点的时间。我吃饭的时候不太加入他们的谈话，假装自己跟他们不认识，偶尔嗯啊的应几声，自顾自地攻击盘子里的色拉，牛排，生菜，土豆，牛排，水果，面包，纯净水，牛排。甜点是我的最爱，也是我稍显胖的重要因素。妈要的是巧克力慕斯，我要的是红豆什么什么，他要的是什么什

么芒果。我们（其实是他们）边聊边等。某个打着领结的服务生端着盘子风度翩翩地走过来，表情神秘兮兮把盘子上的三个小杯子分别放到我们面前。我迫不及待地开始攻击红豆什么什么，但是他却拿着黑色小盒子对着妈单膝跪下。我差点把东西喷出来。不会吧，这种连小妹妹钟情的偶像剧都懒得演的桥段！妈作为当事人吓了一跳。她捂着嘴，脸涨得通红，瞪着他超过一分钟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妈妈只是一个读过小学在农村女人，虽然长得很乖，心地又好，但自己毕竟是个离婚女人，全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男人。我看妈之前对这个男的到底有钱还是没钱也没有概念。老半天她才回过神，扭头看着我；我低着头，一边享受红豆什么什么，一边抬眼看着他俩。妈没有在我脸上看到任何表情，没办法从我这儿得到任何信息。

又或许，我的冷漠已经给了她足够的答案。她的手有点抖，眼神很无助，随便盘起来的头发似乎也变得更加杂乱。

我知道很突然，但是我还是要问你，你愿意跟我过今后的生活不？

妈很没出息，眼泪夺眶而出。我已很久没看到她哭。小时候她离开的那一天看到她最后一次流泪。我默无声地快速吃完甜点。妈妈点点头，那么轻轻地，如果不是很注意地看，根本察觉不到。但是她还是点头了。哪个女人能拒绝这样一个男人呢？体贴，成熟，潇洒，心地好，还有钱。我自己都愿意嫁给他。至于他的反应，就更加地可以预见了，好像是除掉恶龙回来向梦中情人邀功的骑士。

虽然我当时表面上把自己抽离，给自己制造不在场的证据，但是我非常痛恨自己有那样的想法。这个男人真是太好了，只有妈妈这样的人才值得拥有他。这使我更加生气，我没有任何理由劝自己不接受他。他还买了好多东西贿赂我，耐克，iPhone 3GS，阿迪，苹果计算机，彪马，LV钱包，Kappa，Vans，iPod，Coldplay，哈利·波特全集……但是我心里面不能答应，这是原则问题。

他送我俩回家后，我没睡觉，直接收拾好东西说要坐早班车回乡里。妈很难过，但是她也没说什么，只是想要我多呆几天。我推说同学农忙已过，要一起聚一下。

在青桐出高速路出口下车，转车到来凤街，再坐摩托车去乡下的家里。

远远看见婆婆在坝子边洗衣服。她耳朵有点背，走到猪圈边才叫她。婆婆抬起她满是皱纹的脸，花白的头发稀稀疏疏地别在耳朵后面。

冲冲，哪个这么早就回来啦？

想回来该，没得啥子的。白天要去跟同学耍。楞个早就爬起来洗衣服做啥子嘛。我背着包走进堂屋。

爸爸已经开始煮稀饭。他听到我的声音，走过这边来。还是穿着那一身说不出什么绿色的衣服和满是泥点的黑裤子。瘦小的身子站得笔直，脸上满是沧桑，每次看到我都觉得又陌生又熟悉，中国几亿农民或者农民工都是这个形象。不知道别人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是个什么心境，我心里面总是充满悲伤。莫名的。其实在所谓的城里人看来，他们只是一群人，只是一个形象，只是一个需要回避或是解决的“问题”。但是对我来说则不一样。我就生活在这一群人之间，或者说我也是这个形象的一个像素。

爸爸，我回来咯。

回来哪个不先打个电话哎？怕煮的稀饭不够吃哦。

随便吃一点就可以了，我不饿。

昨天晚上有剩一点回锅肉，要不要给你热一下？

不要麻烦咯，我昨天晚上吃得太多，点儿都不饿。要不就抓点酸豇豆吧。霉豆花也要得。

要得。

这是间偌大的黄土房子，四面墙早已斑驳，扬尘满布，似乎久未住过人。正对门的墙上贴着一张十大元帅胶纸画像，十八年前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贴的。旁边摆着爷爷的照片，我从来没见过他。左边靠墙的桌子上摆着昨晚的剩菜，无非就是咸菜和一点回锅肉。进厢房就是我和婆婆的卧室，两张床挤在一起，挂着常年不洗已发黄的蚊帐。门口旁边就是电视机，几百块钱，所谓的山寨机。我把包随手扔在床上然后去灶房刷牙洗脸。

老汉儿，吃完饭我要走来风去见猪儿跟张新华他们几个。

要得噻，那中午饭不回来吃啦？

晚饭也不回来吃，在猪儿他们那边歇。

要得嘛。明天回来不嘛？

要，上午就回来。

要得，我明天杀一个鸡嘛，煨花生米跟木耳。

算啦嘛，楞个麻烦。还要打整。随便买点肉就算咯。

爸爸没有回答我。我知道他肯定会把最大的那只公鸡杀掉。洗完脸，我搬一把小凳子坐在屋角，望着对面的小山包。屋前是一些地，种着葡萄，萝卜，大蒜，丝瓜，豇豆，空心菜，四季豆，南瓜什么的。外边是一条小沟，沟两边点缀着这边随处可见的竹林。对面山坡种着一块块红薯，周围草上摆放着一捆捆没有收回来的金黄色的玉米秆。这是农村的能源，煮东西，人吃的，猪吃的都靠这个。山包顶上间杂着绿得发蓝的柑子树和柏树。山包那边是另一个山包。太久没有过去。葡萄已经在上半个月被城里面来举办相亲会的中老年朋友摘走。现在是八点半，差不多可以上网查询录取结果。我拿出iPhone登录招考网站，输入考号和密码，结果显示，被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录取，恭喜。我关掉手机，心里没有任何波澜。去年差几分，今年超几分。其实从学的东西来看，我自己真的有变化吗？难道浪费这一年对我来说有任何意义吗？答案很明显。

吃饭的时候我告诉爸爸。他说你跟你妈说了没有。我说还没有。等一下再说。婆婆非常高兴，甚至不时地擦眼泪。她可能是最高兴的那个人。

吃完饭，我带一些钱跟婆婆和爸爸说了一声就去来风。碰面的地点在凉桥，曾经连接成渝要道的一座毫不起眼的小土石桥。现在已经把显赫的地位让给过去不远处的水泥桥。我先到，猪儿穿着军装随后也到了。我告诉他我的录取结果，他很替我高兴，说我终于可以滚出重庆了，要使劲狂欢庆祝。闲聊几分钟后，张新华开着摩托车轰轰地过来，后座上是表哥红岩。张新华看上去胖墩墩的，龟儿耍得好，我笑骂道。红岩只比我们大三岁，看上去却要成熟很多，白皙的脸像泡发的馒头，几个人就他没读书，媳妇儿都娶了。猪儿跟他们说我被电子科大录取了，红岩吼道，狗鸡巴的，你们这些龟儿子尽都日妈是些大学生。格老子，国家二天要着灭亡，就凭你们这些天棒。

走嘛，喊个摩托车嘛，先去我屋头，中午整狗肉，晚上再出去庆祝冲哥终于考起学校。张新华是这次的主人。

我日哦，三伏天吃狗肉。你龟儿不怕流鼻血啊？猪儿拍张新华的肩膀。

老子日戾日多啦，要补，不服嘞。

我儿，服，服。

你婆娘哎，不来啊。他问猪儿。

来不倒。她妈妈不准。

我们又不得把她卖咯。怕啥子嘛。你的哎？他又问我。

晚上来，但是她妈妈喊她早点回去。不准她在外面歇。

我日哦。一个女娃儿都没得啊？尽都不耿直。红岩吼道。

算咯，走嘛，走嘛。

猪儿和我叫了一辆摩托车，不到十分钟到张新华他家。一栋二层小楼，前面有一块水泥坝子，高出乡村马路一两米。张新华他妈妈站在大门口招呼，快点进来吹电风扇，外头热起着不住。我们都叫他嬢嬢，让进堂屋。吊扇下的桌子上已经铺好麻将，四周各放一把凳子，旁边的小桌子上摆放着花生瓜子和西瓜。

要不要喝冰的啤酒嘛？

算啦，嬢嬢，隔哈儿吃饭的时候再喝嘛。不要麻烦啦。我们抗议道。

重庆麻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，所以最近流行一条新的规矩，买马。任何一个人，打牌的和岸上的，都可以摸一张牌，如果胡的那张牌跟这张牌连在一起是一四七，二五八，或者三六九就可以赚钱，如果放炮就要出钱。这样可以增加一些风险，更刺激。我是不买马的，所以永远赢不了钱。嬢嬢有时候就跑来摸一张，结果她倒使劲赢钱。一边打牌，他们就开始给我进行大学入学教育。红岩不无羡慕地说我们都有出息，个个都是大学生，二天都分配好工作。他还生活在90年代初期。

猪儿听这话感触颇深。赵闵冲，冲哥，不要听红岩在那儿胡说八道。我日妈哦，今年子还有哪个鸡巴没得关系的找得到工作哟。我们军校还好求鸡巴点儿，那些地方学校的毕业生才叫鸡巴难过。啥子妈戾大学毕业生哦，这哈儿走在街上踢一脚，踢死一片大学生。读他妈的四年书，工资才几百块钱，还不如那些使劲仗笨的建筑工人工资高。有几百块钱的还好哈，老子听说有些鸡巴学校一个班找到工作的没得几个。

我吓一跳，啊，真的楞个球子严重啊。那读他妈个大学有个屁用啊。去年子高考报名的时候学校有好多人都没报名，我还觉得他们傻耶，没想到起还是真的嗦？

那不是说哦。天天看新闻，天天都说金融危机，啥子鸡巴海啸，北京上海都找不到工作，屁重庆这个旮旯就更没得前途得咯。

张新华就应和，红岩一副不相信的样子。哪个鸡巴可能嘛！好歹你们是大学生的，读啦几年书的。说找不到工作，怕是那些一般的大学哦。别个冲哥是重点大学哦。还是理科的。

不信你都看到起嘛。猪儿自摸九筒。嬢嬢摸的一张六筒又买中马。我又要给双份的钱。

好啦，把桌子收拾一下准备吃东西啦。嬢嬢吼道，从里面端出来一大盆狗肉，就是没得萝卜得，三伏天。只有吃尽狗肉。

狗肉一闻到就口水直流。复读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，整个寝室的就幻想去打狗来红烧，清炖，烟熏，烧烤，花江狗肉，卤烧腊，下火锅。夜夜讲也没有实践，每次讲完就做梦杀狗。

我问，狗肉出去敲的，还是买的哦？

我日哦，那个傻儿还去买狗肉啊？张新华笑道，昨天夜黑我跟红岩哥哥两个在路上去敲的。一棒都弄回来咯。

哦。我们几个各自一瓶啤酒，就着盆里的狗肉，加上炒的一些回锅肉和空心菜，吹起牛皮，仿佛回到不知道什么时候的过去。我感觉自己非常地进入状态。吃完下午接着打麻将，快五点我们说要走。嬢嬢非要留我们吃完晚饭再走。说是狗肉还有很多，再喝点啤酒。但是我们想去吃火锅。

来风的火锅都吃得唛？光是一股大蒜味道，点味道都没得，就在这里吃完饭再出去耍嘛。

我们本来要走，但是张新华也说还是吃了再走吧，热天东西放不久。大家就三下五除二一阵扫荡吃饱了饭。我和张新华两个走路，猪儿非要骑摩托车，跟红岩两个往前面冲。走到街上时，我打电话给刘么妹问她出不出来。她说不舒服，今天大姨妈来咯。我说那你就休息嘛。红岩和张新华比我更生气。对着我和猪儿一阵骂，你们这两个没得用的东西，有婆娘都

喊不出来。一天藏在背兜头，舍不得拿出来给别个看嗦。

别个妈老汉不准到嘛。我们有啥子办法耶？猪儿抗议。

其实她不出来我更开心。我现在不想见她，一想起要哄她，要逗她我就觉得很累。几个兄弟伙还好玩一点。但是张新华和红岩不愿意。

不得行哦，没得姑娘不好耍，喊几个住在附近的初中同学来嘛。去唱卡拉OK。快打电话，喊人。

算啦嘛，几个兄弟伙也要得噻。他们那些同学我有些不认识。认识的也不熟。

但是他们还是叫了三个女生出来。都记得我叫什么，我一个都不记得她们。一伙人就去那几个卡拉OK转一下，看还有没有包间。跑了一圈，一个包间都没有，全部都满员。按照重庆人的天性，我们四个男的又妈卖妈戾的骂了好一阵。

狗鸡巴日的，喊起人出来这下没得地方去得。搞哪个鬼哦。张新华显得很烦躁。狗肉吃多了。这哈儿去做啥子哎？

去那边网吧包通宵嘛。猪儿提议。

要不回去打麻将嘛。一个女生说。

打哪个麻将哦，我们打了一天啦。还是去包通宵算咯。

啊。好无聊哦。另一个女生说，上网不就是打游戏啊？算咯。我还是回去算咯。

猪儿发挥绅士作风。楞个嘛，我送女生回去，骑摩托车。你们先去网吧嘛。

大家一致同意。我们三个去最近那个春晓网吧，选好机子坐下就开始打CS。这个游戏这么多年，就是打枪，翻来覆去都是同样的东西，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腻。那些网游一个又一个换了好多种，星际争霸都渐渐淡出了，只有CS还存活下来，继续被人喜欢。也许就是人平时太压抑，要打打枪，杀杀人心里才能爽。我越打越不爽，等猪儿回来我说我出去逛一下，把位子让给他。

出网吧，对面是一个烧烤摊，有两个女的围着烤东西。我走过去，味道不太好，闻不到什么香味。不过聊胜于无。我点一份土豆，一张豆腐皮，一

串韭菜，一条小鱼，一瓶可乐，一个鸡翅，一串青椒。加起来也就十三块钱。要老板娘把东西打包，我提着跑到桥头去吃。左手可乐，右手烧烤，吹着河风，真是爽爆了。看着河两岸的冷荤和火锅摊，感觉既遥远又模糊。好像自己是从河里爬出来的妖怪，既想融入人间，又觉得格格不入。下午猪儿和张新华那么肯定地宣扬大学无用论，对我打击很大。难道自己奋斗这么久都是一场空吗？我还没正式开始上大学，却收到前方消息说一毕业就失业。不行，不去读大学，我永远没办法摆脱这里，摆脱这个农村。虽然我很喜欢这里，喜欢这里与世无争相对简单的生活，但是我想逃离此地，逃离那些枷锁。不出去，不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我不可能知道那边是什么。也许，有更好的东西在等着我。

桥栏杆上用油笔写满小广告，日戾，十七岁，60，133××××××××。旁边用圆珠笔写着售后评价，真他妈乖，不止十七岁！下一个栏杆上写着，男同性恋，二十岁，肌肉，帅气，50，133××××××××。后面每一个栏杆上都写着类似的广告。光是看到这些，我那家伙已经开始发胀。吃了狗肉，全身发热。这个月还没有出去找小姐。像这种路边的广告我一般不信，不太安全，还是找发廊。那种发廊随处可见，特征是镜子和梳妆台布满灰尘，从开张就从来没人剪过头发，灯光一律是暗暗的红色，看上去很像封神榜里的妖洞。我拐到中学旁边的“红苹果”。在这边路过的学生都知道这个发廊，每个人都用余光瞄里面躺着的女人，或是女孩儿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胆量进去。我去过几次，每次的小姐都不一样，年纪有大有小。里面的老板娘一眼就看到我这个熟客，满脸堆笑。

帅哥，快进来嚟，好久没来啦哟。

我一般不跟她寒暄，直接进入正题。

哎，你不要说，今天刚好新来一个跟你差不多大的姑娘。长得还可以，你觉得哎？

我跟她说我想要二十五岁左右的。

哎呀，今天没得，全都被包出去过夜咯，剩下的就两个。一个三十五岁，太大。还有一个新来的。我看你也是个帅哥才介绍给你。别个第一次。她压低声音告诉我。

那算啦嘛。要年轻的嘛。其实我更想要三十五岁那个，她们一般做得多，说得少，就是我要的。老板娘打了一通电话，然后带我上楼。沿途的灯光昏暗，我被带到楼上一套三居室里的一个小间门口。

进去嘛，她在里面等到起的。

我敲门进去，里面灯光很亮，瞳孔一下子不适应，眼睛有些花。等眼睛调节好，那个小姐坐在床边对着我微笑服务。过来坐吧。我坐下。

帅哥哪个称呼？

喊我帅哥就可以咯。你呢？

喊我美女嘛，哈哈。

你看到起像还在读书一样。她比较主动，开始摸我的大腿。

毕业咯。你哎？

早就没有读书咯。不想读书，脑壳也不好，读不走。她那双手在我身上游走。

读书也就这么回事儿。我开始回应她，双手在她的各个敏感部位揉搓。她帮我解扣子，并把手伸到胸上。然后她闭着眼睛把嘴凑过来。我迅速地避开。她继续搜索。我轻轻推开她说我不亲嘴。她似乎有些失望，但也就没有继续要亲我。我很小心地戴上自己带的杜蕾斯。可能是那两顿狗肉，我今天持续很久，直到最后两个人都精疲力竭，瘫在床上无法动弹才停下来。

我抽根烟没得事嘛？

没得事得。你还抽烟嗦？

抽得少。偶尔抽一根。

跟我也点一根嘛。

我们安静地抽烟。我决定抽完烟就走。

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呀？她淡淡地说，一只手拿着烟，一只手用毯子捂着胸。

我扭过头，看着她。难道我们认识？我脑海里仔细地搜寻了一遍，觉得这张脸勾不起我脑子里任何微波。我说，我们认识吗？

看来你真的不记得我了。给你一个提示，小学同学。